

西伯侯姬昌端嚴肅穆，一個人捧著烏龜殼，緩步上了祭壇。

鑼鼓一通，壓過眾人吵雜的聲音，西伯侯姬昌開口揚聲高唱：

「惟聖配天敷盛禮……，」祭壇下一陣緊鑼密鼓。

「惟天為大闡洪名……，」祭壇下又是一陣密密細細的小鼓點點。

「恭禋展敬光先德……，」此時一通鑿鼓滾滾響動，扣人心弦。

「蘋藻申虔……表……志……誠。」大鑼一通，到此結束。

眾人都散了，西伯侯非常滿意，多年行禴，就屬這次最恢弘。祭壇下的西歧羌民和兒子們、姑娘們，人人仰望他，他站在祭壇上垂眼下視，真是眾望所歸啊！

西伯侯姬昌心滿意足，他要姬度將禴的曲調加入絲弦樂器，平時可以彈奏，祭祀時才用鑼鼓。

周師度孟津

姬度師出有名，他將鑼鼓擺在翟津附近，每十日招集翟地的男子，多則百人，少則數十人，要他們聽鼓聲同步前進，聽鑼聲退散，他天天在翟津的碼頭邊忙碌。

姬鮮有時亦來翟津觀看，人人都怕他，只要他一出現，勇士們就賣力演出，絕不苟且，這

把姬度給樂的，更加賣力演出。

日漸有功，沒過多久也讓姬度調理出一批能聽音辨位的好手。

翟津又造渡船，姬鮮喜歡渡船，他想乘船再去殷地朝歌，一睹那裡的繁華景象，他想，芊美麗，她是朝歌女人，殷地朝歌應該還有比她美麗的女子，讓他娶回來當妻子。他討厭孤竹女人嬌柔作做，鶯聲燕語說刻薄話……，他真想把她們的舌頭割下來……。

翟津的渡船做好了，姬鮮迫不及待的和部民上船，解纜搖櫓，他們要順流而下，去殷地朝歌。姬度也跟著上船，一行人浩浩蕩蕩，用力搖著櫓順流而下。

渡船不大，僅容二十多人，沿著渭水順流，搖櫓不費氣力，姬度拿著箜篌彈奏，咿咿啊啊的唱起歌來：

度几筵，闢¹牖戶，禮上帝，感祖恩，酌惟潔，滌以清，薦心款，達神明……。

姬度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滿足感，姬度三十三歲，終於有些出息了，他在父親西伯侯姬昌面前得到了信任，他也在兄弟間揚眉吐氣，翟地的男人現在都能聽音辨位，依照鑼鼓聲前進後退，都聽他的了！

姬鮮和姬度的渡船順利地到了殷地朝歌北門外的孟津停住，二十多個從人陸續下船，他們一行人由姬度帶頭，他們要去找膠鬲拿銀子，到殷地朝歌各個市集上，買自己喜歡的物件，周師度孟津。

膠鬲被姬鮮、姬度兄弟找到了，他現在是朝歌的大夫，牧養北門千戶人家，也替呂尚管領

1 牖：讀音有，木製雕花窗戶。

北門市集和北門行宮。姬鮮、姬度兩兄弟帶來二十幾人自孟津下船，直接入住北門行宮，大夫膠鬲馬上就知道了。大夫膠鬲忙不迭的趕來行宮拜見西歧的世子們。他帶來三大袋銀子和五枚紫陽金幣，送給姬鮮、姬度兩兄弟。

姬度不要紫陽金幣，他只要銀子。他知道紫陽金幣不是人人喜歡，以前他曾有過兩枚，拿到市面上兌換所需，朝歌商人看到它都露出驚恐惋惜的眼色，不肯賣他物件，他後來將西伯侯姬昌賞的兩枚金幣都交給了女文收著。他們不知道殷地商人認為，紫陽金幣出，大荒年。

大夫膠鬲生怕自己沒將這西歧來的兩位世子按捺好，他們回去只要一個說不，西伯侯姬昌會將他召回，大夫膠鬲的心並不自由，他被自己內心無名的恐懼和害怕失去一切的力量制約著。

大夫膠鬲起於魚鹽，他是南伯侯屬地之民，自小隨著南伯侯女噩出嫁，到了西歧苦地，每歲往來於南方海邊和西歧兩地，負鹽帶魚乾供給西歧的羌人和女噩，又時常被嫌棄不足。他在西歧的高山大坑到處捫蘿攀岩探險，九死一生中找到了戎鹽井，被抬舉成了西伯侯姬昌貼身的役者。

膠鬲乖覺的很，他善於察言觀色，趁著姬度即將滿師前，討來了人人嫌棄的苦差事，千里迢迢去到殷地朝歌接姬度回西歧。沒想到姬度將他留在朝歌，他一個人身無長物，幸賴呂尚照顧，他自己也勤勉、懂人情知世故，身段柔軟……，就這樣，他在殷地朝歌住下來了。

現在，膠鬲已經是殷地朝歌的大夫，北門市集人人稱他——賢。

姬鮮得了五枚紫陽金幣，又得了一袋子碎銀，他拿著這些物件跑去東門市集逛。上次他來

朝歌住西門行宮，到過北門遇見呂尚，和呂尚去了東門畝地，用兩枚紫陽金幣娶了孤竹君三女外加十名侍女，他也參加過南門祭壇的封侯典禮。

殷地朝歌的四門市集，他最喜歡東門的女人、花鳥和香木，還有香料、羽毛和布疋……這次，他希望能用紫陽金幣換幾個朝歌女人回家當妻子。

東門市集依舊繁華熱鬧，這裡女人真多，殷地朝歌女人體健能操持家務，年輕的女人也能駕車控馬，媽媽們更是八面玲瓏能言善道，每一個都善頌善禱說好話，殷地朝歌女人少有惡聲惡氣的說刻薄話。這一切都讓姬鮮喜歡，但是他拿著銀子能換各種物件，就是無人要他的紫陽金幣，更甯說要換女人了。

殷家商人尊母重女，市集裡沒有賣女人，到後來姬鮮太過分了，直接問商人要買女人，被東門市集的商家聚眾趕出東門市集。

姬鮮拿著物件徒步走回北門行宮，他灰頭土臉狼狽不堪，招來眾人訕笑，姬鮮恨恨地想，有朝一日，他要拿下東門，搶走東門所有的美麗的女人當妻子。

姬度想念西門的酒家，那裡有很多的酒池，西門的酒是人間美味啊！姬度請師父樂官商容喝酒，姬度從西門買來酒送到北門行宮，請來師父殷地朝歌的樂官商容，師徒兩人天天在北門行宮喝得醉醺醺，整日說胡話。

姬度把自己在翟所做所為吹噓一通，把西伯侯行禰的過程也大肆渲染一番，他得了彩頭了，他現在是西岐的樂官了，西岐所有人都要聽他的鑼鼓前進後退……，他隨時能發表新作，把師父商容羨慕的無法言說。

姬度又說了，如果師父來西歧，肯定能發揮所有的才情，師父的音樂簡是天籟……，師父的彈奏樂器的技法無人能及……。

有人說，請神容易、送神難！膠鬲沒有請神，卻來了一群瘟神。姬鮮和姬度兩兄弟，和那二十幾個西歧勇士都不肯離開殷地朝歌。他們住在北門行宮，有銀子用，有酒喝，有大夫膠鬲差人送來飲食，有五十名役者供他們使喚……。他們快樂的不得了。

然而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，姬鮮拿著紫陽金幣到東門要買女人的事情爆發了，朝歌商人鄙夷這群西歧羌人。連北門市集的商人和西門酒家都知道了，這群西歧勇士不敢上街買物件，只能龜縮在北門行宮，坐困愁城。

大夫膠鬲也怕醜事傳揚開來，自己也沾了臭名，他親自到北門行宮，送了一隻船和滿船的物件，都是些華麗的羽毛、布疋和絲棉，酒、酒釀……，還有細木所做的几、案、床等好物件，他費盡唇舌好話說盡，這才將姬鮮、姬度兩個瘟神和一千西歧勇士送走。

北門人看見大夫膠鬲輕易的將這群無禮的西歧羌人送上船，人人歡喜，終於將這群討厭鬼驅離了朝歌，人人又稱大夫膠鬲——賢。